



文学照亮人生

——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

小说卷（下）

沈 轩 ◎主编

013137326

I216.1

15

V1-2

文学照亮人生

——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

WENXUE ZHAOLIANG RENSHENG

ZHONGGUO XIANDANGDAI YOUNG WENXUE ZUOPINXUAN

小说卷（下）

沈 轩 ◎主编



北航 C1645202

I216.1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15
V1-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照亮人生: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·小说卷(下)/
沈轩主编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12

ISBN 978-7-5396-3817-1

I. ①文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②小
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4071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总责编:朱寒冬 宋潇婧

本卷责编:宋潇婧 张磊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31 字数: 50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(小说卷全两册:90.00 元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因入选作品的部分著作权人未能取得联系，敬请有关著作权人尽快联系我社。

目 录

- 李双双小传 李准 / 001
耕云记 李准 / 030
羊舍一夕 汪曾祺 / 058
红岩(节选:川北路上) 罗广斌 杨益言 / 083
艳阳天(节选:开镰,收割!) 浩然 / 102
翠绿色的夏天 浩然 / 119
抉择(节选:夜访) 张平 / 127
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/ 160
人生 路遥 / 266
平凡的世界(节选:贫穷的学生时代) 路遥 / 288
哦,香雪! 铁凝 / 293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/ 305
棋王 阿城 / 320
乡村情感 张宇 / 356

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 / 401

未穿的红嫁衣(节选:走进“极乐园”) 霍达 / 447

归来 王祥夫 / 465

《文学照亮人生——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选》总目录

/ 479

李双双小传

李 淮

—

李双双是我们人民公社孙庄大队孙喜旺的爱人，今年二十七岁年纪。在人民公社化和“大跃进”以前，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她叫“双双”，因为她年纪轻轻的就拉巴了两三个孩子。在高级社的时候，很少能上地做几回活，逢上麦秋忙天，就是做上几十个劳动日，也都上在喜旺的工折上。村里街坊邻居，老一辈人提起她，都管她叫“喜旺家”，或者“喜旺媳妇”；年轻人只管她叫“喜旺嫂子”。至于喜旺本人，前些年在人前提起她，就只说“俺那个屋里人”，近几年双双有了小孩子，他改叫作“俺小菊她妈”。另外，他还有个不大好听的叫法，那就是“俺做饭的”。

双双这个名字既然被这么多的名称代替着，自然很难有露面的时候。可是什么事情都有变的时候，一九五八年春天“大跃进”，却把双双给“跃”出来了。她这个名字，不单是跃到全公社，又跃到县报上、省报上。李双双这个名字被人响亮亮地叫起来了。不过话还得说回来，她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，还是在一九五八年春节后，孙庄群众鸣放会上的一张大字报上。故事也还得从那个时候

说起。

一九五八年开春，全乡群众打破常规过春节，发动起来一个轰轰烈烈向水利化进军的高潮。孙庄的男女青年们，都扛着大旗、敲着锣鼓上黑山头修水库去了，村子里剩下的劳力，也都忙着积肥送粪，耙春地，下红薯秧苗，可是终因劳力缺少，麦田管理怎么也顾不过来。

这时候，社里党支部发动群众鸣放讨论这个事，要大家想办法解决。社里开了个动员会，第一天，大字报就在街上贴满了。这天，乡里党委书记罗书林同志正来孙庄，他和社里老支书老进叔，看着一街两行房山墙上贴的红红绿绿的大字报。就在这时候，他们被一张大字报吸引住了。

这张大字报的字写得很大，字迹写得有点歪歪扭扭，可是上边的事却写得格外新鲜。上边写的是：

家务事，
真心焦，
有干劲，
鼓不了！
整天围着锅台转，
跃进计划咋实现？
只要能把食堂办，
敢和他们男人来挑战。

下边写的名字是“李双双”。

这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不要紧，可把罗书记喜欢透了。他念了一遍又一遍，拍着老进叔的肩膀头说：“嗨，老伙计，这可有了办法了。这一张大字报重要得很！要是能把家庭妇女解放出来，咱们这个‘大跃进’可就长上翅膀了！”他接着就打听这个李双双是谁家的。

老进叔想了想说：“如今这些年轻媳妇们，我都还安不清位，这都

是不常开会那一号。”

罗书记说：“你打听打听，这个人可要好好地培养。能想出来这一条就不简单，有股子冲劲！”

提到“冲劲”，老进叔说：“这么说来，兴许是喜旺媳妇。”

罗书记说：“怎见得是她？”老进叔说：“那个小媳妇可能拿得出来了！去年大辩论时候，上到台子上发言的就是她。就是平常开会少一点。前两天，我见她跟喜旺还干仗哩！”

两个人正谈论着，树影儿已经正了，地里的人也都回来了，围着过来看大字报。老支书就问他们：“这个李双双是不是喜旺媳妇？”有人说“是”，也有人说“不是”。

有人说：“这就是喜旺家写的，去年冬天扫盲上民校时候，她报的名字就叫李双双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那个媳妇利利洒洒的，读书心眼可灵了，她能写出这几个字。”

大伙正在议论，恰巧喜旺推着小车从地里回来了，喜旺有三十四岁年纪，比双双大着七八岁。他原来也是个贫苦出身，解放前在镇上饭馆里当过两年小学徒，后来因为端菜打破了两个八寸瓷盘，怕挨掌柜的打，就偷跑到外边在吹鼓手班子里混了两年，一直到解放后，才回到村里。

大伙看见喜旺，就叫着他问：“喜旺，你看这是谁写的大字报，是不是您小菊他妈？”

喜旺听说双双贴了大字报，先吓了一跳。他忖着：“这个‘出马一条线’的货，该不是把前天和我吵嘴的事儿掀出来了吧！”他又见乡里罗书记和老支书都在这里看着那张大字报，更是不能承应。他哼着哈着走到那张大字报跟前念了念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，又听见罗书记说：“写得好！这张大字报写得真好！”他才慢慢吞吞地说：“就是俺做饭的写的。”

喜旺话音一落地，大家轰的一声笑起来。喜旺听着别人笑，还只

当是别人笑他吹牛，急忙证实着说：“你们不信哪！真是俺小菊她妈写的。她就叫李双双，她会写字啊！她不光在这里贴大字报，平常写的小字条，把我们那个屋子都贴满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大家笑得更厉害，罗书记笑着问他：“平常她写的小字条上都写些什么？”

喜旺红着脸说：“女人家，她懂得什么。写的都和这张大字报上差不离，什么：‘我真想学习呀，就是没时间。’‘啥时候我也能不做饭，去参加“大跃进”！’还有什么：‘裤子的裤字，去掉一边的衣字，就是水库的库。’……可多啦！床头上、窗户纸下贴的都是，我都记不清。反正我那个做饭的，是个有嘴没心‘没星秤’的人，你们不用和她一般见识。”喜旺说着就去撕山墙上双双写的那张大字报，老支书拦住他说：“你这是干啥？人家写的大字报，你怎么就能随便撕。人家这是鸣放啊！”

喜旺听说这是“鸣放”，忙把手缩回来了。罗书记打量着他笑着说：“喜旺啊！你爱人李双双这张大字报写得好得很，这个建议对咱们全乡‘大跃进’要起很大作用。人家不是不懂什么，是懂得很多。我要把这张大字报拿走了，乡党委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建议。”接着又拍着他的肩膀说，“哎，以后要改改旧习惯了，怎么老叫‘俺做饭的’‘俺做饭的’，人家大字报都贴到你的床头了，还不民主点。”

罗书记说罢，把那张大字报取下折起来装在口袋里，和老支书上社里去了。喜旺这时却弄得像个丈二金刚——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二

喜旺推着空车子往家一路走，一路想着。

他想，别看我那个女人，她编两句顺口溜，却连乡里罗书记都看得那样金贵。不过也好险哪！好在她还没有把我们打架那个事儿给亮出来，她要真写我一张大字报贴在街上，说不定大伙还要和我“辩论”一下。哎，这个直性子女人，以后可真得小心点儿哩。

说起来喜旺和双双前两天打架，还有一段缘由。双双娘家在解放前是个赤贫农户，她在十七岁那年，就嫁给了喜旺。

才过门那几年，双双是个小丫头，什么事也不懂，可没断挨喜旺的打。到土改时候，政府又贯彻婚姻法，喜旺才不敢老打了。一则是日子也像样了，害怕双双和他离婚；二则是双双也有了小孩，脾气也大起来。有时候喜旺打她，她就拼着还手打喜旺。喜旺认真地惹了她两次，可是到底也没惹下，村里干部又评他个没理，后来也干脆就把拳头收了起来。可是家里里里外外的事情，还是他一个人当着家。合作化以后，男女实行同工同酬，双双虽然做活少，可也有人家一份。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，也得和她商量商量。不过双双孩子多，很少开会，也很少下地。喜旺也乐意自己多做一点。照他自己的看法是，这也少找许多麻烦，少生闲气。

喜旺也确实喜欢双双。他喜欢双双那个火辣辣的性子，喜欢她这些年变化得敢说敢笑的爽快劲儿。双双人长得漂亮，又做得一手好针线，干起活来快当利落。前几年纺棉花，粗拉拉的线一天能纺半斤，织起布来一天能织一丈三四。就是这几年孩子多了，喜旺也没断过新鞋穿。秋风凉的时候，孩子们总是能换上干干净净的棉衣服。可是喜旺也有不喜欢她的地方，那就是在他看来，双双嘴太快，爱在街上管闲事，说闲话。因为多管闲事，就断不了要跟一些人吵嘴，有时候还得喜旺出面给人家赔不是。逢到这种时候，喜旺总是恨恨地说着：“哎，这女人心眼太聪明了，她少个心眼倒安分了！”

从前年冬天起，村子里扩大民校，双双上民校了。她这时一心一意学文化，和人家吵嘴事情少了，喜旺也乐得安心起来。他想着：“这样也好，每天能画两个字，倒把她心给占住了。反正水总得有个渠渠。”

村里各家在前年安有线广播时，喜旺家里也安了一个小喇叭碗。喜旺喜欢听梆子戏，听吹唢呐；双双喜欢听新闻，听报告。两口子一人一段，也不矛盾。可是喜旺却没有料到双双自从学了文化以后，又

听广播，又看报纸，倒是越发要闹起“事儿”来，她不但在屋子里贴满小字报，前天还和他干了一架。

打架是在正月初七那天。双双看着青年们都上黑山头水库去了，又听说还要把红石河的水引到村里来，在村东边挖一条大渠，这时她就要求着也要去修渠。

喜旺说：“你算了吧，队里又没派你的工。”

双双说：“没派我我也要去。我在家憋闷得慌。人家都‘大跃进’哩，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！”

喜旺说：“什么‘大跃进’呀，还不是挖土。”双双撇着嘴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就你的落后话多，我非去不行。”

喜旺扭不过她，只得由她把小孩子寄给邻居四婶，去村东参加修渠了。

双双修了两天渠，脸吹得红扑扑的，话也稠了，笑声也响了，可是也更忙了。特别是做三顿饭。每天人家不下工她就得跑回来，忙着烟熏火燎地烧火做饭，可是还没等吃到嘴里，队里就又打上工钟了。

初七那天晌午，双双回来得稍晚了点，一到家里，就看见几个孩子哭着要吃饭。她累得浑身没一点劲儿，孩子们又闹着吃饭，急的一心火。她掀起帘子到屋子里一看，喜旺却早回来了，直杠杠地躺在床上吸烟。

双双看了很生气，她说：“孩子们哭成这样子，你也不哄哄，你倒清闲！”

喜旺却在床上只是吧嗒吧嗒抽烟，也不吭声。

双双一面从笼里取出两块馍，塞给孩子们，一面洗着手和着面说：“你又不是不会做饭，你要回来先把面和好，我回来擀，也省点时间。就会躺在床上吸烟。”

喜旺这时却伸着两个指头说：“哎！我就不能给你起这头。做饭就是屋里人的事。我现在给你做饭，将来还得叫我给你洗尿布哩！”

双双一听这话，心里就窝着火。她说：“那你也得看忙闲，我忙成

这样子，你就没长眼！”

喜旺说：“那是你自找，我可养活不起你啦！谁叫你去劳动？”

双双正在切面，她把刀往案板上一拍说：“将来社里旱田变水田，打的粮食你不用吃！”喜旺说：“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？将来还得你给我做着吃。”

双双听他这样说，气得眼里直冒火星。她把切面刀哗地一撂说：“吃！你吃不成！”说罢气得坐在门槛上哭起来。

双双在一边哭着，喜旺却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。他躺了一会，腆着个脸爬起来到案板前看了看切好的那些面条说：

“这就够我吃了，我自己也会下。”说着就往锅里下起面条来。

面条下到锅里，他又找了两瓣蒜捣了捣，还加了点醋，打算吃捞面条。

双双在屋里越哭得痛，喜旺把蒜臼越捣得咣咣当当直响。

双双看他准备得那样自在，气得直咬牙。她想着：“我在这里哭，你在那里吃。你吃不成！”想到这里，就猛地跑过去狠狠地朝着喜旺脊梁捣了两拳。

喜旺挨了两拳，嘴里喊着说：“好！你反天了！”他拿着蒜锤扭过身来正要还手，却被双双一把抢了过来，又猛地推了他一掌子，把他一下子推到院子里蹲在地上。

双双把喜旺推蹲在地上，自己却忍不住咯咯地大笑起来。

她笑得那样响，把满脸泪花都笑得抖落在地上。

喜旺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出气，却被双双上去扭住他说：

“走！咱们去找老支书说理去！就是不兴你这样，我参加‘大跃进’你不愿意，你嫌不舒坦，不美气，故意找我岔子，你这是啥思想！走！”

喜旺本来想狠狠地揍她两下子，可是听双双这么说，自己知道理短。何况今天这个事，又是他故意给双双穿小鞋。因此他也不敢再打她了，更不敢和她同去见老支书。他急忙挣脱两只手，站在大门跟

前故意气昂昂地说：

“你去吧！你前边去，我后边跟着！”

他话虽是这么说，自己却先溜了。出去把门反扣上。

三

两口子闹了这一场，双双又是生气，又是好笑。不过她心里却有了心事，她想着：“光是这样闹，也不是长法，得想个法子。”

这天夜里，双双把孩子都哄睡，又把灯拨了拨，一个人坐在窗户前在纳鞋底。她一面纳着鞋底，一面想着心事。正在这时，忽然村东一片火光把她家的窗户纸都映红了。一阵人声喧闹和欢笑，紧跟着是雨点子般的镢头铁锨挖着石头块的响声，一阵阵地传送过来。

双双从窗户洞里往村东看了看，知道这是引红石河的人们在搞夜战上工了。灯笼吊了一长行，像一条火龙。在灯笼下边，是一条黑黝黝的人群，镢头和铁锨挥舞着，起落着。石夯重重落下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来，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清脆夯歌声，像一股潮水一样，一股脑儿向着双双家的窗子里涌进来。

“外边‘大跃进’干红了天，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！”双双想着，只觉得心里扑愣愣的，脸上热乎乎的，再也无心做活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吱呀一声门开了，走进个人来。双双还只当是喜旺，故意赌气不看他。

“哟！好大的抬神哪！你是瞌睡了吧！”

双双急忙抬头一看，原来进来的是南院长水媳妇桂英，先笑了。她说：“我还只当是俺那个主回来了，原来是您呀！”

桂英说：“怎么，你还不想理他呀？”

双双说：“我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！”

桂英说：“算了吧！你没听人家常言说：‘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小两口打架不记仇，白天吃的一个锅里饭，晚上枕的一个枕头！’”双双说：

“我们就是这一个锅里的饭吃不到一块呀！”

两个人说着都咯咯地笑起来，由于笑得太响，把床上的小孩子也震得翻了个身，她们忙止住了笑。

双双小声问桂英：“你孩子们呢？”

“也是才哄睡。”桂英说。

“你怎么不睡？”

“睡不着。你呢？”

双双说：“我也睡不着。听说再过几天水就要从咱这大门口流过来了。”

桂英说：“喜旺嫂子，你说咱这一号可咋办！人家都‘大跃进’哩，咱们怎么‘大跃进’？前天我们长水上黑山头水库了。我也要去，人家说咱这孩子多的一号不行。我说我去水库上做饭，人家说没人带小孩！”

双双猛地站起来问：“水库上成立食堂了？”

桂英说：“是啊，前天把大锅大笼都拉去了！”

双双把鞋底一撂说：“嘿！他们水库上能成立食堂，咱们村里怎么不能成立食堂！”桂英也拍着手说：“是啊！这倒是个办法。”

两个年轻媳妇一高兴，劲头也大了，办法也多了。她们商量着如何办食堂，如何安置小孩，越说越有劲，一直说到半夜，还是说不完，双双就拉着桂英，连夜去找老支书。

到了老支书家里，老支书在工地上还没回来，只有进大娘在家里。她们把要求办食堂的事和进大娘说了说。进大娘说：“你们想这个办法是正碴儿，今天夜里正开会研究挖劳力办法。你们这个办法好，去鸣放鸣放，管保行！”

双双说：“怎么‘鸣放’呀？”

进大娘说：“糊大字报！你们会写字，把你们想的，字写得大大的，尽往街上糊了……”

进大娘说着，双双就拉着桂英说：

“走！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咱先写一张糊上再说。”两个人兴致勃勃地走了。

双双回到家里，看见喜旺已睡下了。她又点着了灯，找了张纸，写起大字报来。正写着，喜旺醒了，他看见双双在聚精会神地写着字，就叫着说：“喂！睡吧，别熬油了，凭你再画字也考不了秀才！”

双双却不理他，只管写着，她一直写到东方发白，才编成快板，拿出去贴在大街上。

喜旺再也没想到双双写的大字报这么中用。

他推着空小车回到家里后，坐在院子里看着双双只管嘻嘻嘻、嘻嘻嘻地傻笑。笑得双双不耐烦，就冲着他问：“你笑什么呀？只管笑，像吃了呱呱鸡的肉了！”

喜旺眯着两只眼说：“小菊他妈，你不简单呀！”

“什么简单不简单的，有话你就直说呗，吐半截，咽半截！”

喜旺说：“你写的那张大字报，给乡里罗书记看见了。罗书记说你那个顺口溜重要得很，乡党委会要专门开会研究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双双听说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。喜旺却接着说：“我说你呀，以后可别乱给我捅娄子了！这大字报可不是随便糊的。你懂得什么政策！这食堂是怎么个办法子，社里还能开饭馆子？”

双双说：“你就记着开饭馆，我们说是办公共食堂。全村各户凡乐意的就把粮食对到一块，选几个好炊事员做饭。像水库上那样，又省人，又省些煤，还能节约粮食。我的好大哥，以后呀，你也别想拿捏我了，我呢，这个煤渣坑也跳到头了！”

喜旺听她这么说，先嗬了两声说：“我还知道你是要插翅膀飞呀！那行不行？七家八户放到一块吃饭。净想鲜点子！乡里要能准了你这张大字报，哼！……”

双双说：“那也说不定，真要准了怎么说？”

喜旺说：“我头朝下走三圈！”

喜旺话音还没落地，忽然房檐下挂的有线广播小喇叭碗响起

来了。

广播说：“告诉各社员们一个好消息，为了组织更‘大跃进’，乡党委根据群众要求，要在孙庄办一个公共食堂。……”

双双听了这几句话，高兴得撒开腿就往街上跑，她跑到大门口，进大娘、四婶、桂英等一群妇女正在向她家涌来。她们都吵着喊着：

“双双！咱们那张大字报顶事了，乡里要咱办食堂了！”

“走，现在咱就去找地方盘炉子！”

“谁会盘炉子呀？”

“现成的人，喜旺嘛！喜旺会盘大吸灶火！”

“借大锅，东头二毛家过去杀牛有一口大锅！”

“俺家有个大水缸！”

“我对一个大风箱！”

“我家还有一把大火钳呢！”

霎时间，喜旺家院子里像赶春会似的挤满了人，这一群妇女吵吵嚷嚷，又是笑，又是闹，把喜旺推推拥拥，找地方盘炉子去了。

四

食堂地址是借在村十字路口南边，富裕中农孙有家的旧东院里。三间北房粉刷得雪白粉亮。屋子靠南墙窗户下，盘了两个八面通大吸灶煤火。煤火上放着两口大白印锅，煤火两厢放着两个牛腰粗大双缸，在房子东头，架起来一块一丈二长八尺宽的大柿木案板。

大件家具都借全了，孙庄农业社的公共食堂就要冒烟了。

在院子里，村里一百多户人家集合在这个新食堂院里，在选食堂的炊事员和管理员。

开会的时候，老支书说了说乡党委支持大家办食堂的要求，并且说干就干。最后轮到选炊事员时，大家轰的一声吵开了。

双双头一个发言。她涨红着脸提高嗓门喊着说：“喂！我提议叫